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51 卷，2010 年 7 月  
頁 129-142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51, July 2010  
pp.129-142

# 何謂超越？何謂健康？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楊婉儀\*

What is transcendence? What is health?  
Thus Spake Zarathustra

by  
Wan-I Yang

關鍵詞：道德、超越、健康、尼采、超人

**Keywords:** moral, transcendence, health, Nietzsche, superman

---

\* 東海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 一、查拉圖斯特拉的道德——贈與
- 二、以贈與的道德為核心所進行的價值重估
- 三、健康與健康的人

## 〔提要〕

查拉圖斯特拉對毒害人心的價值進行重估，期望為人類確立生存的真正意義。他藉著「超人」描繪出健康的人，其思想中所蘊含的「人類」與「健康」的關係結合在超人的意象中。健康的人的誕生不僅是查拉圖斯特拉所肯定的道德之實現，也是思想與生命力結合的產物。我們以查拉圖斯特拉的話語為文本，以尼采所肯定的超人之道對傳統的道德、幸福及超越三方面進行批判，嘗試說明查拉圖斯特拉所肯定的道德如何孕育出健康的人。

## Abstract

Zarathustra thinks that the ultimate achievement of man is not the philosopher who was confirmed by Socrates, but the product of his self-transcendence — superman. Nietzsche regards superman as a symbol of transcendence, he reinterprets the transcendence by teaching others to be the superman. Superman is the one who transcendent himself constantly through his lifetime, the excess is his morality. Thus, the birth of Superman means that the specific realization of moral, transcendence and health on human being

## 一、查拉圖斯特拉的道德——贈與

### (一) 聖者之愛

查拉圖斯特拉下山之後在森林裡遇到了隱居的老人，對於人不完美的體認使得聖者（老人）遠離人而朝向上帝。聖者不愛人，他認為對於不完美的人類投注情感如同讓自由的精神承擔身體的重量<sup>1</sup>。聖者的話語使我們將「需要餵養的身體與精神的關係」和「在生老病死中掙扎的人類對於愛他們的人所造成負擔」連結起來，已經超脫的聖者知道對人類投注情感將使他陷入不安，不論是以某種高度展現出的對貧窮者的憐憫，或是將他人視為同等的共感都將是精神沈重的擔負；除非秉持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否則如何可能在認識到對象的不完滿之後，仍能對之投注情感？明白愛不完美的人類將使自由的精神重陷泥淖的聖者因而提醒也曾是遁世者的查拉圖斯特拉，重入人世將使其精神再度陷入生存的困難中。

聖者的智慧與節制<sup>2</sup>使其認識到人類的 imperfect，並將自己抽離出生存的紛擾而免於受苦，這個從現實世界抽離出來的情感轉而被投注在與上帝的關係中。透過聖者與上帝的關係所揭示出的對於完美的愛有著如下的特徵：愛完美使內心平靜，因為看不到苦難與悲慘；愛完美使人滿足，因為面向的世界是富饒與豐足。人有多少遺忘世界的的能力，就有多少構築天堂的能力，愛完美是遁世者遺忘自身與世界的方式，而上帝是遁世者最美的寄託與想望。

在對於上帝的完美之愛中，人遺忘、逃避存在的困難而得以置身在對於完美的嚮往中，但不愛不完美（不論是不願或不敢或不能）卻使人無法愛自己，人無法單純的肯定自身而必須依附上帝的存在，宗教就在將存在的意義寄託在未知彼岸的遠離現實中誕生。

---

<sup>1</sup> 精神的自由如同被大海承載的輕盈，而在愛中對不完美的人的承擔，如同拖曳著身體的沈重。因此老人對查拉圖斯特拉感嘆道：「你曾在孤寂中度日如在海上生活，大海它將你承載。唉，現在你真要上岸？唉，你想要再次擔負自己的身體？」此段譯自 F. NIETZSCHE, *Ainsi parlait Zarathoustra*,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71, p.20.

<sup>2</sup> 在此的節制有著禁欲主義的味道。

不同於聖人對於完美的愛，查拉圖斯特拉如何愛人類呢？

## (二) 施捨的道德——憐憫

查拉圖斯特拉對人的愛是贈與<sup>3</sup>，但何為贈與呢？在闡明贈與的意義之前，我們先看看聖者對於想要贈送人類禮物的查拉圖斯特拉的提醒。

聖人告誡要贈送禮物給人類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果你要給予他們，除了施捨就什麼也別給，而且要他們乞求才施捨<sup>4</sup>！」。在他人的乞求中施捨意味者受者仰望給予者的憐憫，給予者的高度因而在對他人的同情<sup>5</sup>中顯現；要他人乞求才施捨，意味要他人認清自己因缺乏而造成的低下，意識著自己的欠缺<sup>6</sup>使人承認自己的不完美。只有先貶低人類自身的意義，對價值充滿欲望的人們才可能將眼光朝向象徵完美的高度<sup>7</sup>。如此形成的價值被以超越的形式闡明，追尋超越的人們不再關注腳踩的大地、對生活漫不經心，卻以遙不可及的超越界作為其存在的依據。

對自己的存在缺乏瞭解的人們如一群需要牧者的羔羊，只有掌握存在秘密的人知道將他們帶往何處。牧者並不教導他們自我認識的獨立之道，而在滿足其缺乏、賜予其存在意義的給予中掌握擁有羊群的權力。施捨的道德與乞求作為一體兩面的互補揭示了乞求的意義並非只是個別的乞討者與給予者的關係<sup>8</sup>，而是普遍化於擁有者與缺乏者的權力關係。對於查拉圖斯特拉來說，在此種關係下的給予者也只是以存在的秘密做為掌握

---

<sup>3</sup> 查拉圖斯特拉說道：「關於愛，我說了些什麼！我要贈送人類一個禮物！」 *Ibid.*, p21.

<sup>4</sup> 此段譯自 *Ibid.*, p.21. 法譯為“Et, leur veux-tu donner, ne leur fais rien qu’aumône, et encore qu’ils la mendient ”!

<sup>5</sup> 在此處的同情不僅是「同其情」的共感，而且是權力者對於低下者的憐憫，主體的驕傲與自在在對於不如自己的他人的憐憫中顯現。

<sup>6</sup> 「存在」——在哲學中作為真理、本質、存在的希臘文 *ousia*，是以某個「東西」的形式而在的對象物，此對象物以「財產」的形式被主體所「擁有」。因為擁有財產的意義內在於 *ousia* 之中，故存在的意義可被「擁有」價值物的意象所詮釋；「知道自己的欠缺」因而意味著知道自己並不掌握價值，並不掌握存在的秘密。

<sup>7</sup> 被從伊甸園驅離的人以伊甸園作為天堂的圖像，在已經失去的遺憾中渴盼重返存在之初（天堂），而視生命為罪惡與不滿。

<sup>8</sup> 「乞討者」是擁有者在對於缺乏者不可避免的同情心中感受到的他人的面貌，是以在乞討者與給予者間我們常常感受到某種難以言喻的權力關係。

他人手段的君權，是利用人們的無知為其馴牧之道的貧窮者。因此查拉圖斯特拉回答聖者：「我不施捨。要施捨，我還不夠貧窮呢<sup>9</sup>。」反對施捨的道德的查拉圖斯特拉將贈與他所愛的人類禮物，但何謂贈與？

### （三）贈與的意義

傳統哲學往往置給予者與接受者於對立的兩端，並以給予者為價值之所在。如在柏拉圖哲學中，太陽作為善的象徵是人類認識真理的依據，因為賦予人認識的可能而成為人所仰望的最高價值。但對於查拉圖斯特拉來說，太陽的價值並不顯現在自身的完滿中，而在與他者<sup>10</sup>的關係中產生意義。太陽意象是過剩的源泉，是其源源不絕的創造能量成就其贈與的天性；太陽的給予與萬物的接受各適其性、各取所需，就如同大地的天性是生發而萬物披其澤育，又如同湧泉不歇所需者皆能汲取。太陽、大地、湧泉並不為了他者所需而給予，其道德就是贈與、是過剩者歡慶他者的汲取，因此查拉圖斯特拉對太陽說道：「你這偉大的星球！倘若你並不擁有你照耀的一切，你的幸福何在<sup>11</sup>！」查拉圖斯特拉所看到的是過剩者與汲取者的各取所需的幸福圖像，如光所披及大地的欣欣向榮。作為真理象徵的太陽若沒有需要其能量以生長的萬物，也僅只是揭示存在荒蕪的一片清光。

查拉圖斯特拉所嚮往的生命圖象是無法在真理的絕對性中顯現的，絕對的光源是生命體無法承受的灼熱，這個與虛無相對立的真理是被白日與黑暗所揭示的分立的兩端，兩者的互斥顯示出價值的絕對性與排他性。查拉圖斯特拉所揭示的贈與的道德並不是被對立兩端所限制的價值，而是在過剩者的滿溢與缺乏者的汲取間平衡有無，在過剩者之「有」與缺乏者之「無」的自然天性中成就價值的流動。是以查拉圖斯特拉說：

我已厭倦自己的智慧，猶如採蜜過多的蜂，我需要人們伸開的手。

---

<sup>9</sup> 此段譯自 *Ibid.*, p.21. 法譯為“Non, répondit Zarathoustra, aumône je ne fais. Pour cela ne suis pauvre suffisamment”.

<sup>10</sup> 在此處的「他者」是查拉圖斯特拉、他的鷹與蛇，也是在太陽所照耀之下欣欣向榮、生長茂盛的一切。

<sup>11</sup> 此段譯自 *Ibid.*, p.19. 法譯為“O toi, grand aster ! N’aurais-tu ceux que tu éclaires, lorsque serait ton heur”.

我要揮霍與分送，直到人群中的智者對其愚昧、貧者對其富有再次感到快樂<sup>12</sup>。

價值的流動意謂著變化的可能，因而查拉圖斯特拉所揭示的精神並不以永恆為其價值，而在變化的歷程中實現自我超越<sup>13</sup>。對查拉圖斯特拉來說價值與變動的關係是內在的，其文本中象徵價值的太陽並不以永恆光照的形式出現，而是服膺日夜交替循環的偉大星球。查拉圖斯特拉對人的愛是贈與，他對人的愛不僅是過剩的他<sup>14</sup>對人的給予，而也必須同時是人對於他的繁茂的汲取。在贈與的道德之前價值必須流動，在高度之上的查拉圖斯特拉必須下山，滿溢的他必須清空自己，超人必須下墜為人…如是，開始了查拉圖斯特拉的沉落<sup>15</sup>。

## 二、以贈與的道德為核心所進行的價值重估

### (一) 對最後之人的批判

查拉圖斯特拉藉由批判最後之人的幸福揭示人類的問題，何謂最後之人的幸福？什麼是最後之人的錯誤？

最後之人是同一性的服膺者，他們避免與他人有所差異，對他們來說，差異性意謂著瘋狂<sup>16</sup>。不僅與他人相同是他們的追求，最後之人還力圖與其他相同者結合成一個整體，因為他們無法忍受被孤獨所詮釋的存在命運<sup>17</sup>。一群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因為他

---

<sup>12</sup> 此段譯自 *Idem.* 法譯為“De ma sagesse voici que j’ai satiété, telle l’abeille qui de son miel trop butina, de mains qui se tendent j’ai besoin. Puissé-je prodiguer et distribuer jusqu’à ce que les sages parmi les hommes une fois à nouveau de leur folie s’éjouissent, et une fois à nouveau de leur richesse les pauvres !”

<sup>13</sup> 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尼采提到了精神的三種變形，他為人講述精神怎樣變為駱駝、駱駝怎樣變為獅子、獅子怎樣變為孩子。

<sup>14</sup> 從何處得見查拉圖斯特拉的豐盈過剩？查拉圖斯特拉效法太陽一樣下山，並請求太陽祝福他這只滿溢的酒杯。參見 *Ibid.*, p.20. 查拉圖斯特拉的下山如同滿溢金光的酒水般流溢，此意象顯現出查拉圖斯特拉的過剩。

<sup>15</sup> *Idem.*

<sup>16</sup> 「人人需求同一，人人也都一樣！若為感覺不同，就自覺進入瘋人院」。 *Ibid.*, p.27.

<sup>17</sup> 萊維納斯從「生存的不可交換性」挖深孤獨的意義，孤獨已然涵蘊在生存的事實中，因為我不可能

們都很需要溫暖<sup>18</sup>，但相濡以沫的互相需要並不同於他們的和諧<sup>19</sup>，這正所謂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道裡。隱藏在這個以同一性為原則而建構的整體庇護中的最後之人，懂得生活的道裡<sup>20</sup>，他們不冒險，因此「他們的族類不會滅絕，猶如蚜蟲；最後之人活得最長<sup>21</sup>」。以自保為存在價值的最後之人避免燃燒生命力之激情的過度顯現，其所追尋的是對於生命盡可能的延續，而激情有礙其健康<sup>22</sup>。最後之人嘲笑從前人的瘋狂<sup>23</sup>，因為在同一性的籠罩之下，信奉單一價值的他們無法體會生命力暢旺的希臘諸神的世界；他們相信世界是同一不變的，驕傲的認為能以其過去所累積的知識預測未來，因而對世界懷有輕視之心<sup>24</sup>。但對肯定變動與價值之內在關係的尼采來說，變動正是價值形成之所以可能的條件；查拉圖斯特拉肯定價值實現於生命力不斷超越的行動，對他來說服從不朽、永恆的精神終將因僵化而陷生命於死寂。

以查拉圖斯特拉贈與的道德對最後之人的幸福進行批判，其筆下的最後之人援用單一價值看待他人、世界及未來，試圖以有限的認識對相異及未知的一切進行詮釋。若以其有如井底之蛙坐井觀天的自大對比於查拉圖斯特拉以贈與的道德所凸顯的慷慨<sup>25</sup>，最

---

是你，你也不是我，我只能是我自己，無可選擇，也無法逃避。

<sup>18</sup> 「他們放棄了難以生活的地帶：因為他們需要溫暖。人們還愛著鄰人，並與鄰人有所來往：因為人們需要溫暖」。 *Idem.*

<sup>19</sup> 「人們依舊互相爭吵，但旋即和好——否則會弄壞腸胃」。 *Idem.*

對最後之人來說，自己是最重要的，雖然與他人有所爭執，但決不能因為意見不合的不愉快而傷身。他們爭的不是不可退讓的是非之道，而是意氣之爭，相較於一時口舌上的輸贏，明哲保身是更重要的。

<sup>20</sup> 「疾病和不信任在他們眼中是罪惡的；人們小心翼翼於這些事。還被石頭和人絆得跌跌撞撞的人，真是個傻子！間或吃一點毒藥：這製造了安逸的夢。而最終過多的毒藥實現了安逸的死。人們依舊勞動，因為勞動是一種消遣。但人們心存謹慎，使消遣不致傷害自己」。 *Idem.*

依照查拉圖斯特拉所描述的，最後之人的生活之道是小心於閃避災禍的、謹慎的、尋求安逸的、懂得自娛與自保的。

<sup>21</sup> 此段譯自 *Idem.* 法譯為“*Inépuisable est son engance, comme le puceron ; le dernier homme vit le plus vieux.*”

<sup>22</sup> 最後之人對於健康的定義被穩定、不變、恆久、持續諸意象所展現，但此維持恆定靜止狀態的意象被佛洛依德視為死亡本能的展現。

<sup>23</sup> 「「從前，大家都瘋了。」——他們中最優雅的那些人眨著眼說」。 *Idem.*

<sup>24</sup> 「人們很聰明，知道發生的一切；所以他們能夠如此地嘲笑不止。」 *Idem.*

<sup>25</sup> 「慷慨」(*généreux*) 涵蘊著大方、寬厚、豐產、醇厚、高貴等意象，而贈與的道德正是在這些意象

後之人顯得不安、膽小且自私。

## (二)、對超越意義的釐清

### 1. 從哲學家到超人

何為超越？對蘇格拉底來說，靈魂解脫身體的羈絆後所實現的超越是哲學家努力的志業<sup>26</sup>，但在蘇格拉底所揭示的超越與哲學家事業的關連中，我們也同時看到了哲學家對於生命的否定。查拉圖斯特拉並不肯定此根植於西方哲學中的超越意義，對他來說蔑視生命的人（包括蘇格拉底意義下的哲學家）是瀕死者和毒害自己的人<sup>27</sup>，他們的靈魂希望肉體孱弱，以便靈魂脫離肉體與大地<sup>28</sup>。從蘇格拉底的角度，哲學家該是不畏死的人<sup>29</sup>，但對於查拉圖斯特拉來說，試圖逃避生命的人的幸福是貪圖著一種可憐巴巴的舒適的貧乏<sup>30</sup>，他們不願（因為靈魂欲望脫離身體）也不能（因為肉體孱弱）承受生存的可怕，也無法體會生存的幸福。

查拉圖斯特拉以為人的最高實現不是蘇格拉底眼中的哲學家，而是人類超越自身的產物——超人；他以超人為超越的象徵，藉著教導人類作超人而重新詮釋超越之道。以大地、海洋、閃電、沈重的雨滴…詮釋超人，超越因而被顯示為：大地茂盛萬物的慷慨、海洋容納污穢而不受污染的遼闊、閃電劃破一片死寂的同一世界、沈重的雨滴灌溉

---

的結合中顯現。

<sup>26</sup> 「然而，靈魂解脫的願望，主要或者只有在真正的哲學家那裡才能看到。事實上，哲學家的事業完全就在於使靈魂從身體中解脫和分離出來。不是那麼回事嗎？」譯文參照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2 vol., n°58 et 64), Paris, 1970-1971, pp. 779-780. 在〈費多〉中，蘇格拉底視死亡為靈魂解脫的過程，認為只有瓦解了身體這個囚牢，靈魂才可能回到與諸神共在的天堂。

<sup>27</sup> *Ibid.*, p.22.

<sup>28</sup> 「從前，靈魂輕蔑地注視肉體，當時以為這輕蔑高尚無比；——它希望肉體憔悴、醜陋、飢餓。靈魂企圖以此悄悄地逃脫肉體和大地。」*Ibid.*, p.23.

<sup>29</sup> 「像我開頭所說的那樣，如果一個人一生都在訓練自己在盡可能接近死亡的狀態中生活，那麼當死亡到來時他反而感到悲哀不是很可笑嗎？」譯文參照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2 vol., n°58 et 64), Paris, 1970-1971, p.780.

<sup>30</sup> *Ibid.*, p.23.



被真理烈焰所曝曬的乾枯大地<sup>31</sup>…。這些顯示了贈與的道德、存在的廣闊、死亡的驅離、生命的滋養…之諸意象將查拉圖斯特拉的超人描繪為肯定生命的贈與者。

我們看到了人性的超越<sup>32</sup>之可能性，在查拉圖斯特拉所肯定的超人中出現契機，從蘇格拉底到尼采，走過哲學家的時代朝向超人之道的人類因而可以如是說道：「我的幸福應為生存本身辯護<sup>33</sup>。」

## 2. 人與超越

一反從蘇格拉底以來的超越意義，查拉圖斯特拉視成為肯定生命之贈與者的歷程為超越，超越因而並不在純粹精神上攀升的歷程中被闡明，而在精神與肉體結合的生命中實現<sup>34</sup>。查拉圖斯特拉眼中的人是朝向超人的過渡<sup>35</sup>，但這個過渡並不是一條安穩的大道，而如懸在深淵之上的繩索<sup>36</sup>，「越過去是危險的，路經此途是危險的，向後回顧是危險的、發抖和站立不動都是危險的<sup>37</sup>」，生存如在高懸的繩索上每個冒險的跨越。對比於蘇格拉底所揭示的置身永恆界域之靈魂或精神的安穩，被查拉圖斯特拉視為超越的生存是以身試險，其中的每一腳步都是摸索與嘗試。

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序言中，查拉圖斯特拉首先以語言向市場中的群眾宣講超人之道，但他不僅沒有得到世人的理解反而招致他們的嘲笑<sup>38</sup>，他不止一次的說

---

<sup>31</sup> 如果蘇格拉底對反超越與生命，那麼柏拉圖哲學中的真理之源——太陽與世界的關係不正像烈焰與無生命的沙漠之地？

<sup>32</sup> 我們稱在生命的基礎上實現的超越為人性的超越，以此對比於蘇格拉底所提出的否定生命的超越意涵。

<sup>33</sup> *Idem.*

<sup>34</sup> 不同於蘇格拉底否定身體（死亡）所實現的靈魂超越，在精神與肉體的結合中所實現的超越意謂著以生命實現超越之可能。就如同走在高懸的繩索上的走索者，這承受肉體牽絆的精神，必須在生命力的狂暴中時時刻刻對存在的價值進行重估。繩索的超越高懸於市場的庸俗，以血肉之軀行走於這條超越之道，每時每刻的冒險如生存的充滿變化與挑戰：必須保持平衡，就如同身體與精神和諧在生存中之必要；必須時刻警醒自己的存在與繩索的關係，就如同超越與生存不可二分的內在關係。

<sup>35</sup> 「人之所以偉大，是成為一座橋樑，而非目的；人類之所以可愛，是因為他們是一種過渡，一種墜落。」 *Ibid.*, p.24.

<sup>36</sup> 「人類是一條繩索，懸於動物與超人之間——一條懸於深淵上的繩索。」 *Idem.*

<sup>37</sup> *Ibid.*, p.38. 法譯為“Dangereux de passer, dangereux d’être en chemin, dangereux de se retourner, dangereux de trembler et de rester sur place !”

<sup>38</sup> 「當查拉圖斯特拉說罷，他又凝視眾人並沈默。“他們站在我面前”他向自己的內心說，“他們在

道：「他們不理解我，我的口不是爲了這些耳朵而備<sup>39</sup>」。對查拉圖斯特拉來說，超越的意義並不能透過語言被理解，而只能在每個人具體的行動中實現，對已經成爲超人的查拉圖斯特拉來說，超人之道是他生命實現的結果，但對於還未曾努力於自我實現的群眾來說，超人之道只是一個故事、一個想像，甚或是不切實際的瘋言瘋語。在查拉圖斯特拉宣講超越之道的同時走索者上場，在以最後之人的安逸爲價值的世界中，以生命實現超越的人是以危險爲職業的人，不僅群眾對其行動毫無敬意而視其爲雜耍表演者，甚至連他對自己的行動的意義都不了解<sup>40</sup>。死在超越之道中途的走索者對查拉圖斯特拉說到：「即使我失掉生命也沒有失掉什麼。我比一頭動物也強不了多少，人們用鞭子和少量的食物教一頭動物跳舞<sup>41</sup>」<sup>42</sup>。走索者並不意識自己生命的重要，也不意識自己身爲人的價值，他在人們的逼迫下走索而非在自覺的行動中實現超越，我們在走索者的形象中看到了在生存中歷盡艱辛卻仍未能肯定自己生命價質的人。

對查拉圖斯特拉來說，超越的意義不僅是表現在生存行動上的「我應」，而必須是有意識的承擔生存、肯定生命之努力的「我願」，是以對命運說「這一切就是我要的」的勇氣承受命運的贈與。人是超越的道路，是對於生命的肯定，是對於命運的承擔，是射向未來的警醒之箭；以其不計代價的歷盡艱辛之慷慨，盡情揮灑生命之贈與以還諸天地化育。

### （三）查拉圖斯特拉的超越之道

未能肯認自己生命、不意識自己生存價值的走索者，直到死前都還認爲自己是與動

---

那裡發笑：他們不理解我，我的口不是爲了這些耳朵而備”。」 *Ibid.*, p.26.

<sup>39</sup> *Ibid.*, p.28.

<sup>40</sup> 「人的生存是令人困惑的，且總無意義：一個小丑可能成爲它的厄運。」 *Ibid.*, p.29.

<sup>41</sup> 貪圖安逸的最後之人不願自己冒險，但他們喜歡看別人冒險，他們嚮往超越卻不願行動，但對於敢走上超越之索的行動者卻心存嫉妒。他們在訕笑中避免想起走索者爲其所不敢爲的勇氣，以嘲諷的心情遺忘他們對於超越的嚮往，他們希望看到走索者跌落的場景以證明自己貪圖安逸是明智的抉擇，他們讓走索者學會走索，卻不讓他理解自己行動的意義，因爲一旦走索者擁有了智慧，已經具備實踐勇氣與能力的他將立即凌駕於最後之人。

<sup>42</sup> *Idem.*

物差異無大的存在，即便如此，查拉圖斯特拉仍以敬意對待他的身體<sup>43</sup>。查拉圖斯特拉背負著已逝的走索者在夜間行走直至無路的森林，在東方破曉之際方才安歇。他的背負是責任的意象，而與責任相互依存的則是無生命（無贈與的可能性）的身體<sup>44</sup>之道德——依賴。忠於大地的過渡者背負死屍行走直至無路，「責任與依賴緊密結合的道德<sup>45</sup>」能夠在夜間前行，因為其所遵循的是別人已然開拓的路徑，但終於只能停在未知之前。未知是無人走過的超越之途，而朝向未知的超越不是遵循而是創造；必須於密林中開出新路因而無法在夜間前行，而開拓的險阻也使人再無可能背負他人前進<sup>46</sup>。在灑遍贈與道德的朝陽之前，查拉圖斯特拉體悟到：「查拉圖斯特拉尋求共同創造、共同收穫和共同歡慶的人：他與信徒、牧羊人和屍體能做什麼呢<sup>47</sup>？」於是他葬走索者於樹洞中<sup>48</sup>，安頓了他的依賴者，也卸下了他的責任，在晨光中醒覺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此拋下了責任

<sup>43</sup> 「不，查拉圖斯特拉說，你在危險中從事你的職業，這沒有可輕視之處。現在你為你的職業而遇難；所以我要親手安葬你。」 *Idem*.

身體是生命力的源泉，即便死亡奪走了身體源源不絕創造生命活力的可能性，查拉圖斯特拉仍對曾經是創造之源的身體心懷敬意。

<sup>44</sup> 蘇格拉底將人的存在區分為靈魂與身體，並認為必須藉由死亡才能擺脫身體，實現靈魂的超越；這個被蘇格拉底之靈魂所擺脫的身體，在被物化的命運中被遺落於哲學的發展之外。作為哲學之父，如果蘇格拉底的靈魂奠定了西方哲學的理性基礎，那麼，我們也將在他身體的死亡中看到哲學身體的命運。我們在查拉圖斯特拉所背負的、失去了生命力的身體的形象中，看到被蘇格拉底所拋棄的哲學身體的影子；以生命實現超越的查拉圖斯特拉，背負著哲學的身體行走直至無路並慎而葬之。查拉圖斯特拉葬了被物化的哲學之軀；從此在他所開創的新價值中，身體不再是依附靈魂的重擔，而是生命力的源泉。

<sup>45</sup> 上面的被物化的身體為例，此失去生命力的身體的道德正是「依賴」，而與此依賴相對應的道德則是「責任」。如果傳統哲學中「存在」（如註六所言，希臘文 *ousia* 的一般意義見可用於：擁有（avoir- to have）財產，內在於 *ousia* 之中的關於存在與財產的連結顯示了存在與存在物——也就是某個東西的內在關係）的意義在「某個可被擁有的價值物」的意象中顯示出來，那麼，以存在為主題的西方哲學將很難擺脫「依賴/責任」所標釋出的價值。

<sup>46</sup> 「我明白到：我需要伴侶，並且是活的伴侶——而不是死去的同伴，不是我可隨意背著走的屍體。」 *Ibid.*, p.32.

<sup>47</sup> *Ibid.*, p.33. 法譯為“Des cocréateurs cherche Zarathoustra, des comoissonneurs et des cocélébrants de la fête : de troupeaux et de bergers et de cadavres qu'a-t-il à faire ?”

<sup>48</sup> 走索者雖然在生存的冒險中喪生，但仍不意識自己生命的重要，也未體認身為人的價值，是以他並未實現超越之道；故在文本中查拉圖斯特拉並沒有葬走索者於大地，因為大地是超人的象徵，而還葬於大地意謂著將身體還諸天地的贈與。

的道德。

在查拉圖斯特拉下墜前的正午有驕傲之鷹與智慧之蛇皆與之為友，這象徵著已然體認贈與道德的查拉圖斯特拉此刻不僅擁有驕傲而且智慧，此刻的他明白聰明的選擇是如聖者般遁世隱居遠離人類，他向自己的內心說：「但願我更明智些！但願我徹底的聰明，就像我的蛇一樣<sup>49</sup>！」但滿溢贈與之愛的他必須給予，過剩者必須清空自己這滿溢之杯。即便有違智慧<sup>50</sup>，但下墜是贈與者的超越之道，愚昧是查拉圖斯特拉必須坦然接受的命運。

當頂的太陽滿溢贈與的道德，鷹是他對於查拉圖斯特拉的贈與<sup>51</sup>，已然拋下責任之道德的查拉圖斯特拉擁有了驕傲，即將下墜的他與自己的智慧道別，驕傲才是引領朝向未知的創造者最後的伴侶。

### 三、健康與健康的人

#### (一) 何謂健康

對於蘇格拉底來說，健康的意義是靈魂脫離生命的救贖，此種背反生命的健康意謂著哲學家不畏死、並以死為畢生職志的努力<sup>52</sup>所追求的靈魂純淨；因此已經喝下毒藥的蘇格拉底，還忘不了叮嚀他的門徒在其生命之病痊癒後，向醫神送上一隻雞以示感謝醫

---

<sup>49</sup> *Ibid.*, p.34. 法譯為“Que ne suis-je plus prudent! Que n’ai-je donc, tel mon serpent, foncière prudence !”

<sup>50</sup> 查拉圖斯特拉明白再度為人的危險，也明白這是不智的，他說到：「如果有一天我的聰明離開了我——唉，它喜歡離去！——那就讓我與依然保有的驕傲同飛！」*Idem.*

再度為人的查拉圖斯特拉因而成爲一個驕傲的愚昧者。

<sup>51</sup> 「查拉圖斯特拉向自己的內心說完這些話，已是太陽當頂；他思慮著望向高空——因爲他聽見他頭上一只鷹的尖銳叫聲。瞧！原來是一只鷹在長空中盤旋，身上還掛著一條蛇，這蛇不像獵物，而像一位朋友；因爲他纏繞於鷹的脖子上。」*Ibid.*, p.33.

<sup>52</sup> 「然而，靈魂解脫的願望，主要或者只有在真正的哲學家那裡才能看到。事實上，哲學家的事業完全就在於使靈魂從身體中解脫和分離出來。不是那麼回事嗎？」譯文參照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2 vol., n°58 et 64), Paris, 1970-1971, pp. 779-780. 在〈斐多〉中，蘇格拉底視死亡爲靈魂解脫的過程，認爲只有瓦解了身體這個囚牢，靈魂才可能回到與諸神共在的天堂，也只有死亡才能治癒生命這場病，還回靈魂的健康。

神治癒、還其靈魂的健康。

對比於一般人承受生命之苦，作為哲學家的蘇格拉底「知道」生命的困難。為免除生命對於靈魂健康的污染，他要去生命之病，並以無病靈魂之健康作為人存在的完美型態。但此否定生命、去靈魂之病的極端手段，不也是逃避生命之苦嗎？躲在精神比身體更重要的藉口中，因而忽視身體、輕視生命不也是對於自己生存事實的否定嗎？

對蘇格拉底來說，健康實現於靈魂擺脫生命的限制所達到的無病的永恆；但對於身陷生命之病卻熱愛生命的人<sup>53</sup>而言，蘇格拉底只是一個蔑視生命的瀕死者<sup>54</sup>。而如果我們肯定查拉圖斯特拉再度為人的決心，並且肯定生命才是人存在的真實，那麼只有實現為生存辯護、為生命辯護的超越意涵，也才實現了屬於人的健康的意義。

## （二）健康的人

體制或規範的作用在於限制生命力的狂暴<sup>55</sup>，使人得以相互妥協在體制之下求取和諧的可能性。但如果體制成為不可改變的律則，僵化的價值卻不僅不能和諧人與人反而足以戕害人的生命力，如此將使長久習慣生活在體制中的人失去面對變動的能力，終至成為物化的存在。此種型態的人類也許就是查拉圖斯特拉所謂信奉單一價值而戕害與其相異者、在安逸中腐化而失去自我超越的可能性的最後之人。與其說查拉圖斯特拉否定體制或道德，不如說他意識到僵化的體制，奴性的道德對於人的傷害。

查拉圖斯特拉所肯定的贈與的道德不同於承擔責任的「我應該」<sup>56</sup>，而是過剩的生命力主動的流溢。他不以規範限制人過剩的生命力，而教導人在超越的行動中宣洩過剩的生命力；他不以「妥協於體制之下」作為人與人和諧的實現，而在創造的行動中尋求

---

<sup>53</sup> 如尼采。

<sup>54</sup> 尼采在蘇格拉底所揭示的超越與哲學家事業的關連中，看到了哲學家對於生命的否定。尼采並不肯定此根植於西方哲學中的超越意義，對他來說蔑視生命的人（包括蘇格拉底意義下的哲學家）是瀕死者。

<sup>55</sup> 對一個以穩定為價值的世界，生命力的意象有如滿溢的水流出渠道，它破壞規制向四周無目的的蔓延。

<sup>56</sup> 規制水的渠道像是構建存在的體制，世界是被律則所形構的圖像，而規範是人類服膺存在的範疇所形成的行動準則，在此世界生存的人的道德是在伸張自己的權利之外承擔責任的「我應該」——也就是現代人所謂的義務。

共同創造的人<sup>57</sup>、在人與人一起為開創的新價值歡慶收割的圖像中重新構畫人類的和諧關係<sup>58</sup>。在查拉圖斯特拉所肯定之道德的實現中所孕育出的健康的人，將是可以實現贈與道德、和諧於人與人之間的健康的人之典型。

## 引用書目

1. F. NIETZSCHE, *Ainsi parlait Zarathoustra*, traduit de l'allemand par Maurice de Gandillac, Paris, Gallimard, 1971.

---

<sup>57</sup> 「創造者尋求共同創造的人，他們是在新標牌上書寫新價值的人。」 *Ibid.*, p.32.

<sup>58</sup> 「創造者尋求伴侶和一起收割的人：因為萬物在創造者那裡已經成熟。可他缺少一百把鐮刀；所以他只得徒手拔穗，因而惱怒。」 *Idem.*